

老师，新年好！

刘红军

推开包间房门，我一眼就认出了坐在正位上带着盈盈笑意的宁老师，旁边那个慈祥可亲的老太太想必就是师母了。这次聚会是老李发起的，在他母亲家小区里偶然遇到宁老师，这才接上了中断多年的联系。参加晚宴的都是留在本市且经常见面的十位男生，因为马上要过年，女同学和在外地的同学就没通知。

我顾不上跟同学打招呼，快步走到宁老师身边，躬身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宁老师好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师母，您好！”

宁老师面带笑容道：“怎么会不认识呢，你模样倒没多大变化，就是比以前胖了，头发比以前少了。”

“是啊，您的这些学生也都是要‘奔六’的人了。您老身子骨还好吧？师母也显得这么年轻，充满活力。”宁老师气色红润、思维清晰，完全不像是一个耄耋老人。

屈指算来，我们大学毕业已经35年了，差不多有30多年没跟宁老师见

面了。宁老师当我们班主任时，还不到50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。

落座之后，同学们按照年纪大小挨个向宁老师和师母敬酒。大家回忆起上学时的种种趣事，不禁感慨时间过得太快，大学时光恍如隔世。班长老岳给大家介绍说，宁老师有个珍藏的本子，每一页贴着咱班同学的照片，上面记录着大家的姓名和工作单位。老师时常翻看本子，跟老伴儿说我们这些孩子的事情。

大家一时都沉默了。是的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都忙着各自的事业和家庭，有谁想过我们的老师呢，可是仅仅做了我们几年班主任的宁老师，却时常牵挂着他的每一个学生。

我觉得鼻子有些酸，赶紧借喝水来掩饰一下。这时班里最帅的老高打破沉默，开玩笑说：“怪不得刚才宁老师一见面就问我，是不是还在商场工作，说得我一愣，我自己都差点忘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那个商场当会计。”

“谁让你换了那么多工作，老师

只记录大家的第一份工作。你这就不懂了吧，这叫人生的起点。”同学们纷纷起哄、揶揄他。

轮到老孟给宁老师敬酒时，他站起身让大家静下来，然后郑重地给宁老师斟满了一杯酒，深深向他鞠了一躬说：“宁老师，我要向您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，您为我做的事儿，我一辈子都铭记在心。”说着，他向同学们讲述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。

老孟年轻时血气方刚，甚至有些桀骜不驯，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主儿。有一次他路见不平，在校外跟一个调戏本校女同学的社会青年打架，最后闹到派出所，因为是学生，派出所交给学校处理。宁老师在了解真实情况后，反复向学校申明事实，请求学校从轻处理。但学校为了严肃校纪，还是给了老孟记过处分。

在当时，这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，简直是天大的打击，背上处分就意味着要带一辈子污点，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，甚至会影响到恋爱结婚。

那段时间，老孟情绪特别消沉，宁老师一边劝慰他，一边继续向学校申诉。最后，在我们毕业之前，在宁老师不懈的努力下，学校解除了对老孟的处分，没有把那份处分决定放在他的人事档案里。

讲到这，老孟激动地说：“我这辈子都对宁老师感恩不尽！”同学们纷纷站起来，一起向老师敬酒。宁老师平静地看着我们大家说：“这没什么，你们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。那个时候你们即将踏入社会，都该朝气蓬勃，勇往直前，我怎么忍心看到你们当中有人背着包袱前行呢？所以，我才多次去找学校负责人，也算是尽我作为班主任的一份职责吧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同学们一时无语，后来还是班长老岳打破了沉默，他建议：“咱们一起举杯，给老师拜个年！”于是，我们大家都双手举着酒杯，就像当年上课起立时说老师早那样，在班长的带领下对宁老师齐声说：“老师，新一年——好！”

忙年记忆

杜玉芬

关于过年，徐州有段民谣：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；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；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磨豆腐；二十六，去割肉；二十七，宰公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；大年初一扭一扭。

我这个老太太，至今不忘的是“二十三，糖瓜粘”。

腊月二十三，是徐州小年。这天一大早，我母亲就忙着把生地瓜削去皮，洗得干干净净，切成碎块儿。在锅里用小火熬成稠稠的糖稀，掺上炒熟的白面、芝麻、花生碎，和成一团，再在案板上擀成薄薄的长片的片儿，切成一段段的小条，这就是又甜又黏牙的糖瓜了。

过小年，先要祭灶，给灶王爷供奉糖瓜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老习俗。如今这习俗早就成了老黄历，化作历史的记忆了。而我念念不忘的是，母亲总会多做一些糖瓜，给儿女们甜甜嘴。

真正的忙年，还得要说“二十九，蒸馒头”。记忆中，我母亲蒸的馒头有白面的、杂面的、枣花的，还在馒头顶上点个小红点，以示吉利。每次蒸馒头，母亲都要蒸上好几锅，馒头多得都能吃到正月十五。馒头放得时间一长，有的就干得裂了，看上去就像馒头笑了。母亲说，这叫“发笑”，笑着看，笑着吃，笑着过大年，笑着过上丰衣足食的一年又一年。

忙年忙到大年三十，还得忙着贴春联。以前过年贴的春联，大多是“三阳从地起，五福自天来”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之类

的词。看看现在，年前大街的地摊上，摆着各种春联任人挑选。近20年来，日报、晨报、晚报，组织开展春联大赛。不光在报纸上登载着很多时尚新春联，还请了书画名家书写春联赠送百姓，更有新新的年味了。

就算再忙，大年三十也得做“年夜饭”。那时候，俺家有十几口人，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，在殷庄村也算是个大户人家了。到了晚上，一家人在堂屋里围坐一桌，团团圆圆地一起吃年夜饭。

现在看看，我这个小家也有十几口人了。和那时候不同的，就是在饭店里吃年夜饭，都是孩子们早早预订的……相同的是，不论在家里还是在饭馆，丰丰盛盛的菜桌上一定要有鸡，开席动筷子都得先吃鸡——“吉利、吉利”。再吃上团圆饺子，亲情浓郁的年味就更足了。

吃过年饭，全家人还要熬夜守岁。过去守岁，大家围坐在一起说说今年、聊聊明年；现在，基本上都在看中央电视台的“春晚”度过，节目精彩纷呈，红红火火，欢声笑语，年味就十足。

到了大年初一，还得忙着拜年。我小时候，都是父亲率领全家先向祖宗拜年，接着是全家人向父亲母亲拜年，然后出门给亲友、给近邻中的长辈们拜年。此时，如果遇见熟人、好友，都是拱手相贺一声“新年好”“恭喜发财”。现在，大家都在智能手机上发视频“拜年”，图文并茂地相互祝贺“新年快乐”。

于是我想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过年都是忙碌与欣喜并存，欢乐与幸福同在。

48小时的团圆

晓奕

2008年春节前，南方遭遇罕见雪灾，我的返乡之旅因此变得很坎坷。

我提前2小时到达火车站。刚进候车室，就听到广播里在播报多次列车停运的消息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好在我乘坐的列车终究是发车了，虽说比原定时间晚点30分钟。可列车在行进2小时后速度却逐渐变慢，最终在茫茫雪地里停了下来。窗外的铁轨被厚厚的积雪掩埋，远处山峦树木都裹着积雪，整个世界仿佛静止了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火车却毫无开动迹象，列车员告诉乘客们，前方道路因大雪受阻正在抢修。我离开座位，心急如焚地在通道上走来走去，不知除夕能否赶到家。

漫长的等待后，火车终于启动，但不是向前，而是折返了。原来前方积雪太厚，抢修一时无法完成。我满心期待化为泡影，心情跌入谷底。折返途中，我不停地看手机，盼着道路疏通的消息。终于，一小时后，火车再次转向，朝着我家的方向驶去。

经过一番周折，我终于在年三十前赶到了老家。父亲已在村口。他的

头发更白、背更驼了，身板在寒风中显得更加瘦弱。

没了母亲，家里冷清了许多。父亲端来了早已准备好的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我们俩坐在饭桌前，边吃边聊，我关心他的身体状况，他问我在外面的生活和工作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由于火车票难买，大年初二我就得返程。这不到48个小时里，我和父亲一起贴春联、包饺子、看春晚，度过了一个简单又温馨的春节。要离开父亲，我满心不舍。母亲2006年去世后，父亲独自在农村老家生活，很是孤单。

临走那天，父亲非要送我。路上，他帮我提着行李，我们谁都没说话。到了村口，他把行李递给我，告诉我来年再下大雪就别回来了，折腾一趟太费劲，在家也待不了多久，不如待在南方休息。

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和落寞的神情，我心里一阵刺痛，虽没回应，但已在心里默默决定：无论路途多远、风雪多大，我都要回家陪父亲。

我坐在三轮车里，看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身影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

AI制图